

楔子 眾人的暗算

初夏的午後，天氣悶悶的，燥熱得讓人心神不寧，有些透不過氣。

棲霞院中，一眾僕婦守在院子裏，神情焦灼地盯著正屋的門，無一不這般想著——

少奶奶正在裏面生孩子，八個月的身子呢。老話說的好，七活八不活，產婆已經進去兩個時辰了，少奶奶的叫聲越來越弱，應該會凶多吉少吧？

沒錯，她們守在這裏不是怕出問題，而是怕不出問題。少奶奶若是不死，整個棲霞院都會跟著陪葬，不，或許整個侯府都會跟著陪葬。

有丫鬟合掌念了幾聲佛號。

柳雪茹邁步進來，瞧見丫鬟求佛，神情虔誠，眸底閃過一抹狠毒，走近一聽，發現她們求死不求生，眉頭頓時舒展開來，「這事求菩薩沒有用，夫人已經拿了主意。少奶奶的丫鬟都安置了嗎？」

「安置了，都在後院關著呢。」小丫鬟殷勤地陪著笑臉。

此時，門吱嘎一聲打開，一個婆子走出來，連連搖頭歎息，「可惜了，是個哥兒。」

與此同時，屋內，安容眼神空洞地望著頭頂上的紗幔，渾身瀰漫著哀戚與悲痛。

孩子死了，她盼了六年的孩子，沒了。兩個時辰前她還清楚地感覺到他在踹她的肚皮，她輕聲地說「乖，不鬧娘親」，他便乖乖地不動了，好一會兒後又調皮地再踹一下。

她記得清顏說他是一個既調皮又聽話的孩子，將來能出將入相。她日日夜夜盼著孩子出生，可就這樣沒了。

一種剜心蝕骨的痛從四肢百骸瀰漫開來，痛得她連呼吸都困難，眼淚模糊了雙眼，她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。

夫妻六年，她和蘇君澤紅袖添香，舉案齊眉，她出門，他相送；她回來，他親自迎接，誰不羨慕她有個知冷知熱的好夫君？

但三天前，表妹告訴她這一切不過是個假象。

她不信，把她捧在手心怕摔了、攔在嘴裏怕化了的夫君怎麼可能愛的是別人！

於是，在表妹的慫恿下，她決定試探一下，沒有像往日那般提前告訴君澤清顏會來看她，而他今日已約了朋友打獵。

吃早飯的時候，她忽然告訴他這個消息，只見他怔了一下，之後她明顯感覺到他的不快，他沒有像往常那樣一個勁地給她夾菜，一筷子也沒有。

她立刻沒了胃口，只吃兩勺粥便吃不下了。

他見狀就說她病了，要在家陪她，叫小廝回了好友，狩獵改日。

要是換做以往，她會高興得跳起來，但是這一刻，她的心在滴血。

她最愛看他的笑臉，可清顏來的時候，她覺得那笑很刺眼，像是一根針刺在她的心口。

清顏是湛王妃，湛王疼清顏入骨，清顏為他生下一子一女，每年他都會陪清顏

遊歷山川河流。對此，她很是羨慕。

清顏說等湛王出征回來，他們要去九山湖遊玩，估計等不到孩子出世了，不過她會給孩子帶許多的禮物回來。

之後君澤落寞地回了書房，一個上午也沒有出來。

他不喜歡在窗邊看書，曾惱怒地說「春風不識字，何必亂翻書」，但是緊閉的窗戶從他進去後就再也沒有關上。

淚水模糊了雙眼，讓她看不清，只能隱隱看到窗邊他的身影。

清顏發現了她的異樣，問她怎麼了，她說自己是羨慕清顏，她也有一顆踏遍江河的心，剛剛羨慕得整顆心都支離破碎了。

清顏安慰她，等孩子生下來了，讓蘇君澤陪她去玩。

她抹眼淚的手頓住，笑著想，或許纏著清顏，與清顏同行，君澤會同意吧？可是湛王不會同意，那是一個霸道冷冽的男子，與君澤的溫雅完全不同，她怕見到他。

她曾以為自己這輩子都不會羨慕清顏，因為清顏有個好夫君，她也有，這也許是她們能無話不談的原因吧。可是曾經的以為，是個多麼可笑的笑話？

因為心痛，她笑了，笑得格外燦爛。

他應該會羨慕她能時時與清顏說笑打罵吧？

以往清顏走後，他夜裏會擁著她，溫柔地問清顏都跟她說了什麼，今兒她跟清顏學了些什麼，每回她都興高采烈地趴在他胸前，眼睛閃亮得如同夏夜的星辰。

她以為他是在關心自己，心裏被填得滿滿的，總是一五一十、事無鉅細地告訴他，而他會溫柔地笑，像一縷冬日的暖陽溫暖著她。

而今晚呢，她還會不會趴在他胸口？

安容笑看著天空，讓眼淚流回去，心道：以後再也不會了。

擦拭了悲傷，她與清顏品茶，有說有笑。

表妹也來了。表妹是她嫁給蘇君澤兩年後替他納的貴妾，他對表妹談不上喜歡，不過每個月也會有五、六日睡在表妹屋裏，四年來，表妹替他生了一女一子。

她不羨慕表妹，君澤對表妹沒有對自己十分之一的溫柔，從小到大被羨慕的一直是她。

但是這一次，她從表妹的眼睛裏看到了同情、可笑、悲哀與奚落。

她還不知道要怎麼駁斥表妹，表妹就驚悚地指著清顏。

清顏流了鼻血，眼睛也有血淚，嚇得驚叫了一聲。

正在書房的君澤飛奔出來，焦急之下推了她一把，她撞到桌角，八個月的身子發動了。

他急切地抱著清顏頭也不回地走了，她從沒見過他那樣失態，沒有聽到她的疼，也沒有聽到丫鬟的叫喚。

曾經所有的美好都坍塌了，安容的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。

門被推開，一個千嬌百媚、閉月羞花的絕艷美人走進來，臉上掛著一絲盈盈淺笑。

來人正是柳雪茹，安容的表妹。

「藥碗給我，妳們在外面等著吧。」說完，她端了藥碗，回頭把門關上，再轉身時，眉頭皺緊，用手中的繡帕捂住鼻子，顯然是嫌棄屋子裏的血腥味。

她款款走近，用一種同情的眼神看著安容，坐到床邊，輕輕地用湯勺攪拌著藥汁，柔聲道：「我知道表姊怕苦，特地加了兩勺蜂蜜。」她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不過我想藥再苦也抵不上表姊心裏的苦吧？」

她往安容的傷口上撒鹽，撒得那麼溫柔、那麼蕙質蘭心，可是安容卻笑了，笑著問：「清顏怎麼了？」

「表姊先喝藥，湛王妃的事等喝完藥再說不遲。」柳雪茹神情依然溫柔，「這藥是夫人親手熬的，別浪費了她的一番心意。」

安容任由她把藥汁送進嘴，濃重的蜂蜜味蓋不住砒霜的味道。

等藥碗空了，柳雪茹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，笑臉盈盈，心想著從此以後，她再也不用伺候這張她看著就忍不住想抓花的臉了。

安容沒說什麼，她跟清顏學了三年醫，怎麼會不知道清顏中的毒無藥可解？東欽侯府承受不起湛王的怒氣，她必須死。

雖然殺清顏的不是她，沒人給她辯駁的機會，不過無所謂，她已沒有想活下去的慾望。

她跑快一些，應該還能追上清顏和她那剛剛出世便夭折的兒子，她好想抱抱他。

只是她有些不明白……安容怔怔地看著柳雪茹，平靜地問：「妳為什麼要殺她？」

柳雪茹朝門口看了一眼，確定屋子裏沒人才笑了起來，「姊姊怎麼說這話，殺湛王妃的是玉簪，是姊姊親手替她簪上的。」

聽到玉簪兩個字，沈安容的臉色僵硬了下。

半個月前，京都發生了一件鴛鴦壺殺人案，聽到這件事時，她手裏正好拿著髮簪，便問清顏可不可以把鴛鴦壺的技巧用到髮簪上，但當時表妹根本就不在場，怎麼會知道這事？

柳雪茹輕輕一笑，「這樣隱祕的事我自然不知道，是四兒告訴我的，表姊還是一如既往地單純啊，虧我還羨慕妒忌了妳整整五年……」她自嘲地笑著，「單純也是種福氣，至少死之前妳可以活得很快樂。」

容安苦笑一聲。四兒曾是她的丫鬟，犯了錯，她要杖責四兒，沈安玉替四兒求情，她就把四兒送給這個五妹妹，後來四兒跟著五妹妹進了三皇子府，沒想到這事五妹妹也插手了。

也對，那玉簪是她特地吩咐宮裏的巧匠打造的，怎麼瞞得過五妹妹？好一招借

刀殺人。

那些跟著她進侯府的丫鬟，她對她們信任有加，沒想到還是會背叛她。

安容隨即譏諷一笑，連枕邊的夫君都是虛情假意，何況是她們呢。

柳雪茹又道：「夫人還讓產婆極力救她的嫡孫，可惜那孩子命薄。其實死了也好，妳離不開他，我也不需要他作伴，我可沒有姑母那麼好的耐性，能忍到嫡子娶妻生子再下殺手。」

安容的臉瞬間扭曲，「妳說什麼？！」可惜產後無力的她聲音並不大。

柳雪茹並不怕這事會傳到外面去，清楚地道：「都說表姊妳單純，妳還真不是一般的單純。也罷，看在我在侯府做妾四年不曾給妳立過規矩的分上，今兒就讓妳做個明白鬼，不至於到了地下，被妳爹、大哥、舅舅、表哥指著鼻子罵，妳還傻乎乎看著他們問為什麼。」

安容心裏似乎明白了些什麼，手緊緊地攥著繡著交頸鴛鴦的被子，可她不敢相信。

大哥從小學武，怎麼可能會墜馬身亡？爹爹意氣風發，即便斷了一條腿也無大礙，怎麼可能會立下遺囑讓二叔承爵？舅舅才封侯，怎麼會淹死在江裏？還有表哥……

「為什麼？為什麼要害他們？！」安容咆哮著。

「有些人活著就妨礙了別人，該死。下輩子投胎眼睛放亮一點，嫡與庶是宿敵，怎麼可能真的是手足。」留下這一句，柳雪茹轉身離開。

走到門口的時候，她回頭望安容一眼，笑道：「其實那日我話沒有全部說完，妳肯定不知道爺這輩子最恨的人就是妳吧？若不是妳退親還對爺窮追不捨，爺這輩子也許就如願了，安玉也能如願。清顏死了，爺會一直恨著妳，妳跟清顏學彈琴、畫畫、醫術，越是這樣，爺越是恨妳，妳再怎麼像她也始終不是她，這麼多年，最可憐的那個始終是妳啊。妳的陪嫁我收了，會多給妳燒些紙錢的……」

後面的話安容聽不真切，她只聽到一句——蘇君澤恨她，沒有愛，有的只是恨。

她一顆心發涼，手腳都覺察不到溫度，從沒想過這麼多年的舉案齊眉、相敬如賓不是疼愛，是利用、是恨。她努力地為他改變，最後竟然成了一抹影子。溫熱的眼淚沿著她的眼角流進鬢間，她想起了那一日，天氣很好，碧空如洗，乾淨得幾乎沒有一絲雲彩，有幾隻五彩蝴蝶風箏在空中翩翩飛舞，銀鈴般的笑聲傳得很遠很遠。

忽然間，風箏斷線，她追著風箏奔去，正巧見到蘇君澤拿著風箏從樹上躍下，容貌駿逸，淡雅得像春天裏的一陣風，夾雜著和煦的溫柔，令她怦然心動。

風箏為媒，從此她不斷製造巧遇、偶遇。

淚水模糊了視線，安容雙眸漸漸凝住，頭頂上天藍色的紗幔漸漸遠去，紗幔上繫著的佛珠成了一根線，看著好似風箏。

她伸手去抓那斷線的風箏，費勁力氣，嘴角溢出血來，她卻忽然笑了。

終於抓到了。

一拽，一百零八顆碧璽佛珠摔落一地。

第一章 重活一世抱大腿

頭暈沉沉的，似乎有千斤那般重。安容清晰地感覺到有人在摸她的後腦杓，明明是輕輕碰觸，卻疼得她心都揪了起來。

「怎麼辦，姑娘的後腦杓都撞出包來了，不請大夫回來能成嗎？」

充滿擔憂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聽來有些熟悉，讓安容恍惚間以為自己還在作夢。

「可是請大夫回來肯定會驚動老太太，大姑娘和姑娘都會受罰，府裏筮篋彈得最好的就屬大姑娘了，誤了姑娘的大事，咱們可擔待不起。」

另一道聲音傳來，軟糯中帶著一點甜膩，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，好像是海棠的聲音。

她多久沒有聽到海棠的聲音了，六年了吧？她怎麼會夢到海棠，是因為心裏覺得有愧於海棠嗎？

海棠針線活好，當年她出嫁時，海棠幫她繡鴛鴦枕，不小心戳破手指，大夫人說不吉利，毛手毛腳地陪嫁去侯府會給她闖禍，就把海棠嫁給府裏管事劉嬾嬾的兒子做媳婦。

她出嫁後只見過海棠兩面，一次是她回門海棠偷偷跑到二門看她，淚眼婆娑，還沒說話就被劉嬾嬾拽走。第二次見到時，海棠瘦得快變皮包骨了，神情木訥，再也沒有跟在她身邊時的俏麗乖巧，再後來便是海棠去世的消息，她是懷了孩子，被丈夫拳打腳踢小產而死的。

當年她滿心歡喜地等著上花轎，見不得人說不吉利，大夫人發落海棠的時候，她也沒有求情，生生害了海棠。

「妳再仔細摸摸，看姑娘有沒有撞破頭，要是見血了就先請大夫，沒有就等姑娘醒了再說。」怕擾了安容睡覺，海棠的聲音壓得低低的。

這會兒再聽到她的聲音，安容眼角泛酸。

「芍藥，妳輕點，都害姑娘疼哭了。」海棠輕聲指責。

安容能感覺到帕子在擦拭她的眼角，感覺是那麼地明顯。

「已經很輕了，姑娘頭髮濃密，不用力根本覺察不到。」芍藥不滿地嘟囔一聲，旋即道：「好像沒有撞破，只是腫了。姑娘也真夠倒楣的，外面的雪那麼大，在地上滾兩圈都沒事，偏偏撞到了石頭……」聲音越來越小。

安容的眼皮顫了兩下。

真的是芍藥，她的丫鬟中只有芍藥說話直爽，做事顧頭不顧尾。也正是因為如此得罪了人，最後被活活打死。

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，隨著珠簾輕晃，有柔柔軟軟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姑娘醒了沒有？」

海棠迎上去，「秋菊姊姊怎麼這會兒才回來？姑娘睡了一個時辰了，往日從沒睡這麼久過。」說完頓了頓，似乎發現什麼不對勁，又問：「不是去領衣裳嗎，沒

領到？」

「領到了，半道遇到春蘭，冬梅就把衣服送去給大姑娘試穿了下，看合不合身。」秋菊說著哈了口氣，跺了跺腳道：「才剛入冬就這麼冷，這冬天可怎麼過啊。再去生一盆炭火，一會兒幾位姑娘都會過來，仔細凍壞了她們。」

芍藥一雙手在安容頭上摸來摸去，嘴裏小聲嘀咕著，「姑娘需要幫忙的時候怎麼不見她這麼爽利，推三阻四的，這也擔心、那也害怕，試衣服卻比誰都快。那是姑娘的新衣裳，姑娘還沒穿呢，倒先上了她的身。」

「半夏去折梅還沒回來嗎？」秋菊掃了屋子一圈，問道。

「還沒呢。」海棠搖頭。

秋菊用檀木鐵棍搗了下炭盆，哼了哼，「指不定又上哪兒獻殷勤去了，一會兒回來叫她把得的賞賜拿出來，咱們去廚房買桌酒席吃。」把炭盆蓋上，又道：「芍藥，去把前兒弋陽郡主送的青梅酒拿出來，先溫上。」

芍藥應了一聲，搭在安容額頭上的手挪開，起身道：「但是姑娘還沒醒呢，青梅酒珍貴，姑娘可是求了弋陽郡主好幾天才得了那麼點，不等姑娘起來就先喝了合適嗎？」

秋菊臉色不豫，暗罵道：這芍藥最是可惡，處處反駁她，還總是在姑娘面前說她做得不對，要不是她是老太太賞賜給姑娘的，姑娘鐵定早就賣了她。

「讓妳去妳就去，哪來那麼多不合適，這會兒雪很大，幾位姑娘要過來還久得很呢，到時候姑娘肯定醒了。姑娘性子急，酒沒熱透，等會喝壞了身子怎麼辦？大夫人是疼姑娘，可是老太太勢必會罰幾位姑娘的。咱們姑娘琴藝不熟，光靠衣裳，怎麼讓東欽侯世子欽慕？」

聽到半夏這個名字，容安的手緊緊地握著，想著四兒在她身邊伺候的時候就叫半夏。

而聽到東欽侯世子時，她的心倏然揪疼。

為何在夢裏還能聽到他的名字？夢到海棠、芍藥也就罷了，又為何還夢到秋菊、冬梅？

秋菊和冬梅是她的大丫鬟，她出嫁後不到半年，秋菊就背著她往蘇君澤床上爬，害她被他罵。冬梅則背著她偷偷與蘇君澤的胞弟蘇君興私會，被弟媳和婆母逮個正著，把她的臉都丟盡了，打那以後弟媳看她百般不順眼，處處刁難她，甚至拾掇婆母往她屋子裏塞人。

若不是那時負氣騎馬，她也不會剛知道懷了身孕，孩子就沒了，若不是逼不得已，她又怎麼會把柳雪茹納為貴妾？

想起第一個孩子，安容的手攢得緊緊的。

她出嫁一年一直沒有懷孕，請了大夫都說沒事，後來要不是清顏替她診脈，也不會知道她有宮寒之症。之後她調養了一年才懷上孩子，結果因為騎馬身子不穩，沒了。

那次之後，她盼了整整三年才又懷孕，結果卻……

想起才出世就沒了的孩子，安容的心像是被針扎一般疼，疼得她哭了出來。

這一下可是嚇壞了屋子裏的丫鬟，海棠、秋菊忙上前。

「姑娘怎麼了，是頭疼還是作了噩夢？」海棠擔憂地問。

安容睜開眼睛，模糊的視線中看到兩張清秀的臉正關心地看著她。

她慌亂地擦拭眼淚，眼睛向上看，只見上頭掛著天藍色撒花鮫綃紗帳，正中間的銀鏈繫著兩個小巧玲瓏的白玉鏤空雕纏枝玉蘭香薰球，縷縷蘭花香散發出來。再看自己的被子，散花錦繡瑞草雲鶴。

床邊高几上擺放著五彩山水瓶，瓶內是一支新折的花，指腹大小的碧色花瓣晶瑩如玉，十分誘人。

梳妝台邊立著兩個半人高的花瓶，裏面插了些孔雀的雀翎，閃著點點斑斕五彩的光。

這是她的玲瓏閣！安容眼睛越睜越大，慌亂地掀開被子，顧不得穿鞋，光著腳下了床，走到碧銅玉鏡前，看到一張姿容清雅的臉。

這分明是她少女時的模樣！

安容看著鏡中的自己，神情有些恍惚，只覺得這夢太真實了，她能清晰地感覺到腦袋的脹疼、腳底的冰涼，還有窗櫺外吹進來的寒風和飄雪。

她記得這一年才過立冬就下了場大雪，天寒地凍，她跑去折梅，大姊姊沈安芸跑來告訴她說祖母要給她訂親，她急著去找祖母，結果腳下一滑，摔了一跤。她還記得那次確實有人來府裏，但不是來向她提親，大姊姊是逗她玩的，最後事情卻傳到祖母那裏，祖母發怒禁足她，還罰她抄《女誡》二十篇。

她沒能出門，最後央求沈安芸冒充她戴著面紗去大昭寺後院的梅林彈箏篴，為此，她還送了沈安芸一套碧玉頭飾。

然而那一天蘇君澤根本沒去大昭寺，去的是宣平侯世子。

沈安芸不小心遺失了紗巾，被宣平侯世子撿到，親自送上門來。

哪怕是意外也逃不掉一頓罰，沈安芸害怕之下把她招供出來，最後沈安芸安然無事，被罰的是她，她還得安慰沈安芸，給人家賠禮道歉。

祖母見宣平侯世子俊朗不凡，有心成全沈安芸，就將沈安芸記在大夫人名下，有了嫡出的身分。

後來宣平侯世子來府裏的時候，她正好穿了那套衣裳，再後來外面就有流言說她搶庶姊的衣裳頭飾……

安容嘴角劃過一絲嘲笑，陪笑臉、送頭飾，最後還搭上名聲，她到底給多少人做嫁衣？要不是自己摔了一跤，鐵定會莽莽撞撞地鬧到祖母跟前，祖母還是會禁她足。

現在想想，她只覺得可笑，沈安芸不是為了她彈箏篴，是為了自己吧。

上輩子是她傻，這一世即便是在夢裏，她也不會再讓她們一個個如願！

「幫我梳頭，我要去見老太太。」

安容挑了件藕荷色錦緞襖子，金盞銀台凌波裙，外面罩了一件碧霞雲紋孔雀綠錦衣，頭髮挽著如雲的流雲髻，只簪上梅花玉簪和珠花，末了再以珍珠耳墜呼

應點綴。

她的小臉瑩白如玉，胭脂只淡掃一層，讓她瞧上去有種大病初癒的嬌柔病怯之態。

安容性子執拗，別說外面下著雪，就是下冰雹，她要出門誰也攔不住，是以秋菊只拿了暖爐給她，並未勸阻。

她抱著暖爐，見芍藥拿了斗篷過來，便指著桌上的三彩瓷甕道：「把青梅酒也帶上。」

芍藥乖乖地捧著瓷甕，跟在安容身後下樓。

樓上樓下一樣暖和，六個小丫鬟正圍著炭爐繡針線，有說有笑，發現樓梯有動靜傳來，瞥頭望過去，見是安容，慌亂地起身行禮。

安容是武安侯府嫡女，依照規制，除了嬪外，有兩個一等丫鬟、兩個二等丫鬟、四個小丫鬟並粗使婆子兩名，不過事實上她除了阮嬪外，有兩個一等丫鬟、四個二等丫鬟、六個小丫鬟、四名粗使婆子。

那些多出來的丫鬟、婆子都是府裏姊妹從自己的分例中送過來給她使喚的，好似姊妹情深，不分彼此，殊不知這些都是她們安插進來的眼線。

兩年前，她住的蒹葭院夜裏總會莫名其妙地傳來哭聲，吵得她夜裏睡不安穩，阮嬪說是進了不乾淨的東西，她嚇得跑去找大夫人要換院子。

沈安玉膽子大，要跟她換，住進去之後夜裏嚇了一回，病了三天，之後就沒動靜了。

她則搬進了沈安玉住的玉竹院，不過她不喜歡這地方，又仗著自己是嫡女，便起了重建繡樓的心，正好那時候流行「咫尺山林」的建築手法，她就花了三萬兩銀子另外建了現在的玲瓏院。

玲瓏院名副其實，小巧精緻，玲瓏有致，園中亭台樓閣、虹橋池榭等等盡納於方圓三百步之中，園中之木雕、石雕等雕刻無處不現，盡顯古雅。更有奇花奪目，一年四季均有時花，春有迎春、桃花；夏有荷花、芍藥；秋有菊花、木犀；冬有茶花、臘梅，群芳爭豔。

現下的玲瓏院早已換成銀裝，大雪紛紛，臘梅花瓣絮絮飛落下來，在半空中你拉我扯，你抱住我，我擁著你，一簇簇一團團，彷彿無數扯碎了的棉絮從天空中翻滾而下。

站在繡樓外，安容生出恍如隔世的感覺來。

誰能想到她上午還在與人品茗，中午產子香消玉殞，下午卻在欣賞落雪的飄逸呢？

一夢千年，不知道她這場夢能作多久。

芍藥幫她繫了斗篷，又遞上織錦暖手套筒，秋菊則撐著傘為她擋雪。

踩在皚皚白雪上，一步一景，移步異景。

安容走得極慢，她怕一摔跤就會自這樣的美夢中醒來，她還沒有見過祖母、父親與大哥，她捨不得醒。

玲瓏院並非玉竹院改建而成，當年安容要興建，大夫人極力反對，老太太也不

高興，她只好請風水先生回來，算過之後才在侯府的西南方建玲瓏院。

想起玲瓏院，安容心底就閃過懊悔之色。

當年為了修建它，她不惜和祖母翻臉，逼祖母把她娘留下來的陪嫁拿出來，口不擇言，把祖母氣病了，打那以後祖母便不再像以前那樣疼愛她了。後來祖母給她定了門親，連訂親信物都交換了，她卻聽信府裏姊妹們的話，以為蕭國公府表少爺殘忍嗜血，容貌醜陋，要死要活地絕食退婚，祖母那會兒是硬了心腸不許的，她偷偷跑進宮找鄭太后，鄭太后把祖母叫去，這門親事才作罷。

蕭國公府表少爺蕭湛，也就是後來的湛王，清顏的夫君。

現在想想那些流言蜚語，安容嘴角的笑容帶著苦澀。

明明她自己飽受流言之苦，卻對流言深信不疑，蕭湛的容貌便是蘇君澤也得退讓三分，何來容貌醜陋之說？

蕭國公府的親事三個月前退了，退親的事傷了祖母的心，所以姊妹們在祖母跟前提起她因急著反對親事而摔跤一事，祖母才會勃然大怒，禁她足、罰她抄《女誡》。

從前她一直以為大夫人才是對她最好的，十件事有九件順著她，有好吃、好喝的總先給她，她就是與郡主、公主比穿戴，大夫人也不會反對一句，只會說她壓得住富貴，真真做到天冷了怕凍著，天熱了怕曬著，喝茶怕燙著，走路怕摔著，睡覺還怕她翻身摔下床來，生怕她受了一點委屈。

對這個為了照顧自己而嫁給爹做繼室的姨母，她也是百般孝順，一口一個娘叫得親熱。

然而好吃的、好玩的一個勁地往玲瓏院搬，等她出嫁後，九妹妹沈安姝住了進去，拆了兩堵牆，建了月形拱門，從玲瓏院去給大夫人請安只需一盞茶的功夫。而以往她過去時，七拐八繞，兩盞茶的時間都不夠。

娘親的陪嫁、祖母幫著辛苦打理了十幾年的收入全都用在玲瓏院上，最後帶不走，拱手送人，世上應該沒有比她更傻的吧？

以往聽到別人說繼母搶陪嫁，有了後娘爹就會變心的事她都唏噓不已，一個勁地誇大夫人好，為大夫人博得賢良名聲，殊不知人家壓根不用搶，她就會傻乎乎地往人家手裏塞。

她不愛學針織女紅，大夫人也不強求，每回大夫人過壽，她都會花重金購買繡品送給大夫人，且為了送到大夫人心坎裏去，她不是問沈安玉，就是拿銀子讓秋菊偷偷去打聽，看最近大夫人看中了什麼，若一時捨不得沒買，她就去買下來。

轉眼間就到了松鶴院，安容剛進院門便見到穿著一身粉色棉襖的夏荷走過來。

「四姑娘怎麼來了？老太太方才聽說妳摔跤，特地讓奴婢去請大夫來呢。」夏荷是老太太身邊的二等丫鬟，模樣清秀，為人伶俐，說完便扶著安容往正屋走，並使喚小丫鬟道：「快去稟告老太太。」

安容眼角微紅，想著跟前世一樣，祖母罰了她，卻也給她請了大夫。

掀開厚重的棉簾，一股暖氣撲面而來，安容剛饒過紫檀木山水屏風就見到一個

清麗明媚、眼角眉梢帶著淺淺嬌態的姑娘迎上前來，此人正是沈安芸。

她用帶著關心和質疑的眼神看著安容，「外面雪大，四妹妹又摔了一跤，怎麼這會兒來了？方才我還擔心妳摔壞了，怕被祖母罵忍著不說，特地央求祖母給妳請大夫回來呢。」

安容淡淡一笑，不著痕跡地避開她的碰觸，「大姊姊多慮了，我還沒嬌弱到在雪地裏摔一跤就壞了的地步，我來是給祖母送青梅酒暖身子的。」說著，笑著上前。

首座上，老太太穿著一身青色五福捧壽襖與暗紅色六幅裙，襟上綴著她最愛的蘭花暗紋，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，戴著仙鶴簪，看起來慈眉善目，富態安詳，只是看著安容的眼神帶了絲怒氣。

安容悄悄地裏打量了屋裏一圈，眼睛落到折枝梅花上，也不行禮，直接上前挨著老太太坐下，指著梅花撒嬌道：「祖母，我讓半夏給您挑的梅花您喜歡嗎？可惜不是玲瓏院裏的，趕明兒等玲瓏院裏的梅花開了，我給您抱一株來。」

老太太望著梅花，而後瞥了沈安芸一眼，眉頭幾不可察地皺了下，再看沈安芸有些緊張地握緊了手，她心下明瞭，這梅花是安容讓丫鬟折的，送來的卻是沈安芸。

想到安容有兩年沒有喊過她祖母了，加上老人家心腸總是軟，再聽安容吩咐芍藥把青梅酒拿上來給她暖身子，她臉上的笑頓時溫和了三分，「踏雪尋梅是雅趣，祖母年輕的時候也愛玩，可也得顧著身子，沒摔壞吧？」

安容站起來轉了兩圈，笑道：「沒摔壞呢，讓祖母擔心了，下次我再給祖母折梅的時候會很小心的。不過您得好好數落數落大姊姊，明知道我性子急還嚇唬我，不然以我的成熟穩重，怎麼會摔跤呢？」她一臉委屈，逗得老太太直笑。見安容沒事，老太太也就放心了，伸手戳著她的腦門，打趣道：「睜著眼睛糊弄祖母，有妳這樣成熟穩重的小潑猴嗎？」

「安容才不是潑猴。」安容嘟著嘴道：「安容是祖母最乖巧的孫女兒。」

老太太笑得前俯後仰，「妳素來膽大，尋常的事可嚇不住妳。」

沈安芸坐在一旁有些坐立不安。

她都說了是因為提親的事四妹妹才摔跤的，祖母怎麼還問？肯定是因為送梅花的事，祖母有些不信她。四妹妹可都有兩年沒逗笑過祖母了，今兒怎麼一反常態？不過她也不怕，姊妹之間說笑兩句不算什麼，是四妹妹自己性子急躁，怨不得她。

安容靠著老太太坐著，鼻子泛酸，抽噎道：「安容知道退掉蕭國公府的親事傷了祖母的心，一直怕跟祖母說話、怕被祖母斥責，可是今兒折梅的時候，大姊姊說祖母又給我相中了親事，我本以為祖母都不管我了，原來祖母還是關心我的，一時急切才摔了跤，要不是睡得久了些，我早就來和祖母說話了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成天只會任性妄為，胡攪蠻纏，讓祖母和爹爹操碎了心，我知錯就改，以後不會了。」

她知道祖母是真心疼愛她，她敗光了娘親的陪嫁，出嫁的時候祖母狠狠地數落

了她一頓，卻給了她一間鋪子和一個四進的院子，而口口聲聲疼她的大夫人只送了一套頭飾。

孫女有長進了，老太太心裏高興著呢，寬慰地拍著她的臉，笑得慈藹，「知錯就改，還是祖母乖巧的孫女，祖母怎麼會不管妳？」

沈安芸坐在梨花木椅子上，心裏翻起浪花來，眼底寫滿了不可置信。

執拗起來十頭牛都拉不回的四妹妹竟然會道歉，還知錯就改，她不會是摔壞腦子了吧？

沈安芸心裏這樣想，面上卻不動聲色地笑著，「這麼說來，我倒是做了件好事，我還擔心嚇著四妹妹妳，心愧難安呢。」

安容擦了下眼淚，笑容滿面地道：「這事還真是多虧了大姊姊，我這榆木疙瘩般的腦袋不撞根本不開竅。冬梅把我新做的衣服送去給妳，大姊姊喜歡就收下吧，那樣奢靡的衣服以後我再也不穿了，我要學祖母做個節儉樸素的人。」她一如既往地大方。

這下子不但是沈安芸，就連老太太都震住了。

府裏上下誰不知道安容喜歡華美的衣服與精貴的頭飾，竟然改了性子要做個樸素的人？

老太太擔憂了，吩咐孫嬤嬤道：「拿侯爺的帖子去請太醫來府裏給四姑娘瞧瞧。」

安容聽了心裏溫暖得軟成一灘水，連連搖頭道：「祖母，安容真的沒事，不用請太醫來，我也不是不喜歡華貴的衣服，只是……」她忽然停住，湊到老太太耳邊輕聲嘀咕兩句。

老太太聽得一愣一愣的，隨即大笑，「果真是小潑猴，想法就是跟平常人不一樣，也罷，女孩家穿得素淨點也好。」

沈安芸坐在那裏，見老太太笑得那麼開心，心裏像是被貓撓了一樣，也湊上去，「我也要知道為什麼四妹妹忽然就改了性子了。」

安容咯咯笑著，往她臉上瞄，捂嘴笑道：「外面下著大雪，刮在臉上可冷了，要是抹很重的粉會很醜的，我這是經驗之談，大姊姊可要引以為鑒。」

沈安芸的臉刷的一下就紅了，臉有些火辣辣的。她喜歡把胭脂抹得濃一些，這會兒見安容笑得賊兮兮的，她十分懷疑自己臉上的妝是不是花了。

不過想到剛剛的問題，她不解地問：「可這和穿華貴的衣裳有關係嗎？」

安容眨著眼睛，「沒關係嗎？淡妝合素衣，濃妝配華服，不知道大姊姊妳是怎麼想的，我一直是這樣覺得。再說了，華貴了那麼多年，也該素雅素雅了，祖母，您說是不是？」

老太太笑著點點頭，她覺得安容說的有理，一頭釵環，穿著精緻的斗篷出門的確容易把髮髻弄亂，可若穿著華貴，頭上卻素淨，也確實不大相配。

芍藥把溫著的青梅酒拿出來，孫嬤嬤拿了酒盞來，笑道：「還是四姑娘有心，下雪天就該飲一小杯酒驅驅寒氣。」

沈安芸扭著帕子，她原本就想提議給老太太送一杯來，卻讓安容搶先，只好

道：「過幾日玲瓏院的梅花就會開，到時候我們也存上幾罐子梅雪，明年等青梅熟了，也釀青梅酒。」

安容點頭，補充道：「要存多點，我聽說梅雪用來泡茶、煎藥，效果要好上三分呢。」

老太太接了酒盞，溫熱的酒冒著暖氣，酒色清潤碧透，青梅香撲面而來，還夾雜著一股若有似無的梅花清香，分不清是酒中還是新折的梅枝散發的，飲上一口，滿齒留香，津潤入喉，撫得人五臟六腑都舒暢了。

她毫不吝嗇地誇讚道：「好酒，能釀製這樣的青梅酒可是要花上一番心思的。」安容點頭如搗蒜，飲酒之後，白皙的臉上帶了抹酡紅，更顯嬌豔。「聽弋陽郡主說，這是她大哥在梅林深處取的雪，只取最貼近梅花的那薄薄一層，放在梅樹底下埋了半年，可珍貴了，她求她大哥許久才得了一罈子，我又央求了她許久，才分了這麼一點來。」

老太太深以為然，要是不費些勁，這青梅酒也不會這麼看著聞著就陶醉了，難為安容得了點好東西還想著她。

老太太正想賞安容一點什麼，就見她一臉嚮往地道：「聽弋陽郡主說，這還不是最好的青梅酒，她大哥會把落地的梅花鋪撒到一棵梅樹下，隔夜再去取那梅花上的雪，一個冬天才得一小罈，她大哥都捨不得喝呢，她只有一小壺，等過些日子，她會給我下帖子，到時候我帶個小小的壺過去，給祖母留點回來。」

孫嬾嬾站在一旁聽得咋舌，「這樣釀出來的酒，怕是灑一滴都能心疼半天。」

老太太心裏暖暖的，捏著安容的臉，笑得眼淚都出來了，「知道弋陽郡主寶貝青梅酒，妳喝了不算，還往家裏帶，趕明兒弋陽郡主都怕請妳了，妳有這份心祖母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安容搖頭笑著，分外得意，「祖母，您還記得五年前我興致勃勃地存梅雪釀酒的事嗎？」

老太太略微一想就記起來了，那樣的事著實叫人難忘，那會兒聽到時差點笑得岔氣，也就安容做得出，叫婆子抬個大缸來存梅花上的雪，連她院子裏的梅花都沒能倖免，最後因為缸太大，挖坑埋雪的時候遇到大石頭，只好乖乖地把大缸裏的雪小心翼翼地分了罈子裝。

她想了想，忽然覺得有些不對勁，「那會兒辛苦了半天，也沒見妳釀酒啊，妳爹和祖母還等著喝呢。」

安容臉一紅，扭著繡帕道：「祖母，安容想說的不是這個。」

老太太見她撒嬌，心情好得不行，想著她這孫女兒做事風風火火，時間一長又記不住，有些虎頭蛇尾，難得時隔五年還記得，她倒是好奇孫女怎麼說起這事來了。

安容之所以會記得，是因為明年開春，一道奇方震驚整個京都，煎藥的水便要五年整的雪水，那時候沈安玉把她埋在梅花樹下的雪水獻了兩壇上去，又恰好有人借花獻佛用那五年的梅雪泡茶給皇上喝，皇上便當眾誇讚沈安玉。

得皇上誇讚，沈安玉立即成為京都炙手可熱的貴女，上門求親的人差點踏破侯

府門檻。

七夕花燈會時，京都挑選十二花神，沈安玉當選梅花神女，她因為羨慕妒忌，在眾人面前說了一句雪水是她收集的，成為眾人攻擊的對象，在搶庶姊衣裳頭飾之後，又多了一個標籤——喜歡搶嫡妹功勞。

那一次，沈安玉大度地當著眾人的面承認雪水確實有她的一份功勞，卻說得含糊其辭，然後要把梅花神女表演的機會讓給她，最後機會沒讓成，沈安玉的賢名倒更勝一時。

漂亮、溫柔、大度、有才情……如果不是有個比她更漂亮、更溫柔、更大度、更有才情的清顏，沈安玉上輩子要嫁什麼男子不成？

也許是妒忌與羨慕，沈安玉處處和清顏作對，最後竟然愛上蕭湛。

沈安玉以為借她的手殺了清顏就能得到蕭湛的心？如果會的話，當年沈安玉就不會嫁給三皇子了。

安容覺得身處夢境就是好，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，照著這樣發展下去，沈安玉藉著梅雪博得賢名的好事鐵定泡湯。

她心裏高興，眼角自然帶了笑意，「我記得雪水有四壇，一壇給祖母，存一壇備用，給爹爹留一壇，再給弋陽郡主一壇好換些美酒回來。」說著，靠著老太太道：「我再借酒獻祖母，雖然有些投機取巧，但也算是安容說話算話了對不對？」

老太太聽了又是無奈又是好笑，「敢情還是惦記著五年前祖母許下的賞賜呢，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全占了人家瑞王世子的便宜了。」言罷，吩咐孫嬈去拿白玉蘭花簪來，親自給安容簪上，「以後戴玉簪，不會勾到斗篷弄散頭髮。」

沈安芸坐在那裏，瞥著安容頭上的玉簪，眸底露出妒忌之色。

嫡出的身分就是好，三言兩語就哄得祖母高興，她卻要費勁心思。

她深吸一口氣，學著安容叫起祖母，「祖母每月十五都會去大昭寺誦經祈福，這場雪來勢洶洶，就算雪停了，山路也不好走，不如就我們幾個姊妹去吧？」

老太太看了看外面的雪，方才已經小了些，這會兒又下大了，去大昭寺確實不大方便。她每月十五誦經祈福，堅持了十年，不想落下一次，原打算派婆子去，不過孫女去總是有誠心些，且她知道大昭寺後面的梅林下雪時最美，孫女們正好可以去看看。她年紀大了，受不得凍，不然還真想去欣賞一番。

「也好，多帶些丫鬟去，仔細別凍著了。」說完戳了戳安容的腦門，「可不許再這麼莽撞了，摔壞了，心疼的還是祖母。」

安容其實並不想去，可是一想到沈安芸藉著她的名義做的事，她還真想去看看沈安芸是怎麼實施的，因此重重地點點頭，「一會兒回去我多抄幾篇佛經，求佛祖保佑祖母長命百歲，保佑爹爹和大哥平安。」

沈安芸暗暗扭了扭帕子，心道又慢了四妹妹一步，這人今天嘴怎麼這麼甜？她眼珠子一轉，笑道：「四妹妹來之前莫不是吃了蜂蜜吧，哄得祖母這麼高興，往常妳可是求佛祖保佑妳越長越漂亮的。」

安容噘著嘴道：「以往我求佛祖保佑我漂亮，也保佑妳們都漂亮，結果妳們越長越美，我卻一直沒變，我覺得替自己求可能不靈，沒準佛祖覺得我私心太重，我會替妳們求的。」

沈安芸沒料到她這麼謙虛，更沒想到她會大方地承認，還說要替她們求，會才怪呢！她輕笑道：「四妹妹過謙了，咱們府裏就屬妳和五妹妹最漂亮。」

安容被誇得臉一紅，「那都是祖母日日求佛的功勞，我可不敢居功。」心裏卻不以為然，想著沈安芸還真是什麼時候都不忘記捧沈安玉一把。

這時，外面傳來一陣環佩叮鈴之聲，安容抬眸看去，只見三個姑娘自屏風處走過來，為首的一個穿著刻絲金如意雲紋緞紗襖，配煙雲蝴蝶裙，頭戴碧玉串珠纏枝步搖，耳墜是一條細細的銀鏈子，下墜一顆渾圓東珠。她明眸善睐，黛眉朱唇，天生的人間絕色，正是十三歲的沈安玉，武安侯府大夫人所出的五姑娘。

旁邊那個穿著縷金百蝶穿花雲錦襖配月白裙，生得杏眼桃腮，嫵娜可人，許是受了凍，臉蛋微紅，卻更像是三月綻放的嬌豔桃花。她是庶出的二房嫡女，武安侯府二姑娘沈安芙。

最後一個穿著流彩梅花紋紗襖與同色裙，頭髮挽做墮馬髻，鬆鬆的，戴著白玉簪和珠花，襯得的她好似一簇柔軟嬌嫩的杏花。她是安容的庶姊，武安侯府三姑娘沈安姍。

沈安玉嫵嫵娉娉地上前，行過禮後道：「祖母，方才我們去瞧六妹妹，陪她說了會兒話，她的身子好多了。」

提起三房嫡女、武安侯府六姑娘沈安溪，老太太就有些傷神。

沈安溪自出娘胎起就是個藥罐子，一年最少有十個月要吃藥，只要天氣一變，她一準生病，如今三老爺外放，老太太憐惜她舟車勞頓，沒捨得讓她跟去，是以如今的三房就她一個人，未免她孤寂，府裏的姊妹常去陪她玩。

以前安容不大喜歡沈安溪，一來沈安溪身子嬌弱，而她性子豪邁，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想笑便笑，見不得沈安溪笑一半就捂著帕子咳嗽，好心情都被咳沒了；二來老太太格外疼沈安溪，有好東西都先給沈安溪，是以她越發不待見這個六妹妹，不過為了面上好看，一個月裏她也會去瞧沈安溪兩三回。

安容回想著，前世祖母給沈安溪定過兩次親，對方一聽是個藥罐子就不了了之了，後來她小產，沈安溪去東欽侯府瞧她時正好碰上清顏，清顏就幫沈安溪診脈開方子，倒是把身子調理好不少，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一有風吹草動就咳嗽。後來三叔受傷，斷了隻胳膊，三房沒落下去，沈安溪就嫁給三叔一手提拔起來的六品武官做嫡妻。

若非三叔斷了胳膊，爹和大哥死後，爵位怎麼會落到庶出的二房頭上？

她小產後，沈安溪拖著病歪歪的身子去看她，這份情她一直記得。

如今的她還不認識清顏，沒法找清顏來給沈安溪瞧病，不過那方子她見過，就算不記得，她跟清顏學了三年醫術，或許也開得出來，只是她還未出師，瞧病開藥攸關性命，她有些膽怯。

除了三房，還有庶出的四房和五房，如今都外放，要見到他們還要等幾個月。侯府從祖父那一輩起就子嗣頗多，祖父娶了祖母後納了六房姨娘，加上通房，總共生了十四個孩子，活下來了五子三女。

祖父和祖母關係很好，納姨娘只是為了開枝散葉，綿延子嗣，畢竟孤樹不成林，一個世家大族，哪怕是三流世家，府上也要有幾位官身，而且職位不能低，不然很快就會沒落。

當年祖父拜將封侯，培養五個兒子，如今三十年過去，沈家在京都勉強能稱得上三流世家，不過一年後，她嫁進東欽侯府，沈安芸嫁給宣平侯世子，沈安玉成了三皇子妃，自家侯府便一躍成二流世家。若不是爹爹和大哥還有三叔先後出事，或許不用三十年，自家就能躋身一流世家之列。

為了這樣的目標，爹還有幾位叔叔都有了好幾位姨娘，畢竟苗子多，好的才多。

大哥沈安北也肩負著這樣的使命，如今他十七歲，祖母已經給他定了親，等成親之後生下嫡長子，就該納妾收通房了。

想到他的親事，安容的臉沉了下來，跟染了寒霜一般，沈安玉喊她好幾聲她都沒聽見。

一雙白皙如玉的手在安容跟前晃，沈安玉睜著一雙好奇的眼睛看著她，「四姊姊，妳在想什麼呢？這麼入神，我跟妳說話妳都沒聽見。」

安容回神，笑道：「方才聽五妹妹說起六妹妹的病，我忽然想起來曾在書上見過一個方子，瞧著與六妹妹的病症很符合，我在想要不要抓兩帖藥讓六妹妹試試？」

還以為四姊姊在想什麼呢，原來是這事，今兒她怎麼這麼關心六妹妹？太不尋常了，肯定是故意說了要討祖母歡心，只是這馬屁估計是拍到馬蹄上了。沈安玉捂嘴笑道：「六妹妹要是知道妳為她的病這樣上心，肯定很高興。」而後又道：「她說自己平時閒得無聊，想借妳屋子裏的書看。」

「她想看什麼書，叫丫鬟來告訴我一聲便是。」安容很大方地道，又看向老太太，「祖母，要不要讓六妹妹試試？」

老太太手裏撥弄著佛珠，見安容眼裏流露出關心，難得這樣照顧沈安溪，十分欣慰。

只是吃進口的藥可不比別的東西，要慎重又慎重，說白了，老太太是不信那藥有效果，畢竟瞧了那麼多大夫都沒用，隨便一本書上的方子就有效，這不是不給那些大夫臉面嗎？

沈安溪已經成了藥罐子，是藥三分毒，沒效果的藥吃下去非但無益，反而有害，老太太不想她吃那個苦，所以沒同意，安容也理解，也就沒強求。

陪著老太太說了會兒話，見她有些乏了，幾人便福身告退，一出門，丫鬟便幫她們戴上斗篷和暖筒。

沈安芸把安容拉到一旁，問出讓她憋了許久的話，「妳真的要把新做的衣裳和頭飾送給我？」

安容還沒有回答，沈安玉就不滿地道：「妳們說什麼話呢，還避著不給我們聽。說好下午在雪裏彈箏篴，改了主意怎麼也不告訴我們一聲？害我們幾個白跑一趟。」

沈安芸笑道：「這不就在和四妹妹說這事嗎，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估計要改日了。」

沈安玉聽完一臉不高興地拉著沈安姁走了。

沈安芸聳肩看著安容，「五妹妹生氣了，一會兒四妹妹好好哄哄她。」

安容望著沈安玉走遠的身影，嘴角勾起一抹譏笑，邁步下台階。

哄她？以前的她會，現在不會了。

沈安芸在後面繼續追問，「方才被五妹妹打岔，妳還沒說為什麼好好的就把衣裳送我了，這可不像是妳的性子。」

「怎麼就不像我的性子了？我又不是沒送過更好的東西給妳，不過是件衣裳。」安容不悅地道：「還有，不是我要說大姊姊，妳的消息一點都不靈通，後天東欽侯世子壓根不會去大昭寺賞梅，去的是宣平侯世子，我幹麼要巴巴地跑去彈箏篴給他聽？妳喜歡妳去，左右我箏篴彈得不怎麼樣。」

沈安芸臉色有些僵，不著痕跡地撇了秋菊一眼，顯然是在質疑是誰告訴安容東欽侯世子不去的。

秋菊暗暗搖頭，她也不知道啊，不是海棠就是芍藥，按理這樣的事，她們應該不知道。

看著沈安芸和秋菊把她當傻子一樣玩，安容眸底更冷，心裏卻覺得好笑。

當初是她求沈安芸去梅林幫她彈箏篴的，現在她說不去了，也說東欽侯世子不會去，她倒要看看沈安芸這齣戲怎麼唱下去。

結果沈安芸不高興了，「怎麼會呢，明明打聽到東欽侯世子會去賞梅的，難道是他改了主意？可是我都跟別人說妳會去彈箏篴了，不去豈不是失信於人？」

安容皺眉，「這事不就妳我知道嗎，怎麼人盡皆知了？幸好東欽侯世子不去，不然要是傳出我特地為他跑到梅林彈箏篴，往後我哪還有臉見人啊！」她一臉慶幸，隨即笑了，「衣裳送給妳了，妳要是喜歡可以去彈，我又不會攔妳，沒準兒讓宣平侯世子一曲傾心呢。」

沈安芸又羞又惱，心裏把告訴安容東欽侯世子不去的消息的人咒個半死，羞紅了臉，跺著腳走遠了。

等她一走，秋菊便擔憂地道：「五姑娘不高興，大姑娘也不高興，五姑娘好哄，她喜歡姑娘新買的詩集，拿去賠禮，她肯定會和姑娘和好如初，而大姑娘——」

安容冷哼一聲打斷她，「她們不高興，我還不高興呢，等她們來哄我。」

芍藥在一旁，眼睛雪亮，恨不得拍手叫好，心道：就該這樣才對，哪有別人一不高興就送東西的道理，都把她們脾氣養大了。

秋菊抿了抿唇，「可是姑娘需要大姑娘幫忙的地方還多著呢，得罪她總歸不好。」

安容眼裏有了不耐煩之色，以前她就是聽了秋菊和冬梅的慫恿，不知道送了多少好東西給府裏姊妹。她這會兒實在忍不住，冷笑道：「送她衣裳和頭飾還讓她不高興，往後我不送便是。」說完邁步便走。

姑娘今兒是怎麼了？秋菊站在那裏，眼底滿是錯愕，之後瞥了眼芍藥，想著鐵定是芍藥趁她不注意在姑娘耳邊說三道四，姑娘耳根子軟，沒人挑撥怎麼會說這些話？

怕芍藥得到安容的歡心會頂了她的位置，她忙快步上前，殷勤地伺候著。

第二章 兄弟姊妹兩樣情

安容沒有回玲瓏院，而是去了蒹葭院，就走在沈安玉後面幾步，聽著她和沈安姁說說笑笑，談論現下流行的妝容和頭飾。

沈安姁回頭看了兩眼，眸底流露出疑惑之色。

她都故意說得這麼大聲了，四妹妹怎麼可能聽不見？可若是聽見，怎麼還這樣？四妹妹最喜歡的就是妝容和頭飾了，沒道理不跑上前同她們說話啊。

三人一直朝前走，過了岔路，一條路通蒹葭院，一條路往玲瓏院。

見安容也往蒹葭院來，沈安姁笑了，「還是五妹妹最懂四妹妹，她果然朝這來了。」

沈安玉勾唇一笑，「她詩詞不通，過幾日賞梅宴上怎麼也要作詩一首，她又好面子，不求咱們她還能求誰？」她聲音裏那抹鄙夷之色絲毫不遮掩。

四姊姊明明是個草包，卻靠著她們的幫襯糊弄了父親不算，連其他人都糊弄過去，如今站得越高，將來只會摔得越慘。

她心裏正得意呢，可是很快耳邊就傳來了丫鬟的聲音——

「咱們院子裏的梅花還沒開呢，四姑娘去那兒做什麼？」

沈安玉轉身就聽見安容吩咐婆子道——

「仔細點，把我早前埋在梅樹底下的梅雪挖出來。」

沈安姁輕拍落到披風上的雪，把套在暖筒裏的手拿出來，將耳邊掉下來的碎髮勾到耳際才邁步走過去，好奇地道：「好好的怎麼四妹妹想起要挖梅雪了？」

沈安玉不解，蒹葭院給了她快兩年也沒見四姊姊想起來這事。想著那只是幾壇雪，她沒放在心上，只笑道：「我還以為四姊姊過來我這是覺得下雪天路滑難走，又起了要回蒹葭院的心呢，我先說好了，我可不跟妳換玲瓏院。」

安容低垂的面容露出一抹冷笑。

沈安玉還真是瞭解她，知道她喜歡好的，自己越是這樣說，以往的她越覺得蒹葭院好，回頭再讓丫鬟挑撥兩下，她真的會生出拿玲瓏院跟沈安玉換蒹葭院的心，至少會搬過來和沈安玉一塊作伴，等春暖花開時，她們再一起搬去玲瓏院，就算是把半個玲瓏院送人。

安容笑著掃視蒹葭院一眼，「君子不奪人所愛，我就是再怎麼喜歡蒹葭院也不會奪五妹妹妳所愛啊，再說了，當初蒹葭院鬧鬼，我可是嚇得夜不能寐，也就只有妳震得住，我是沒那個福氣的，妳放心吧，玲瓏院是遠了些，不過一路賞雪也算是別有一番滋味。」

沈安玉暗暗握拳，臉上卻不動聲色地笑道：「妳越這樣說，我心裏越不安，這本該是妳的住處……算了，不說這事，四姊姊之前撞了頭，還疼不疼？外面風大，進屋喝杯茶暖暖身子吧，挖梅雪的事有丫鬟照看，不會有事的，我新作了兩首詩，妳給我點評一下。」

安容動了動腳下的皮靴，芍藥過來幫她拍去斗篷上的積雪，她才抬眸道：「五妹妹作的詩向來極好，咱們府裏也就六妹妹和三姊姊能與妳一較高下，讓我這半吊子去點評，除了能看出辭藻華麗外，可瞧不出五妹妹詩中的意境。」

安容一番話捧得沈安玉心裏高興，沈安姁卻有些站不住了，「四妹妹快別說了，臉臊得慌，與五妹妹和六妹妹比，我豈不是班門弄斧，徒惹人笑話？」

安容故作不知，羞愧地道：「三姊姊太謙虛了，上個月爹爹才考察咱們作詩，我拿了妳作的一首，爹爹誇了我好幾句，那是誇我還是誇三姊姊妳呀？」

安容前世怕得罪她們是因為有太多把柄握在她們手裏，比如弄虛作假糊弄父親和祖母，讓父親和祖母認為她是個大家閨秀，琴棋書畫、詩詞歌賦無一不精通，所以才有些傲氣。這樣的女兒合該有些傲氣，文人多傲骨，不怕嫁不出去。

她們幫她遮掩，她也投桃報李，無論是衣裳頭飾，還是看中了什麼詩集，哪怕是去哄、去借，她都會給她們弄回來，每回從父親那裏得到的賞賜也絕大部分都算作報酬給了她們。只要她詩作得好，父親就高興，然後她們便會在一旁說「爹爹，四妹妹喜歡那碧璽鎮紙，不如你就把碧璽鎮紙當做獎賞吧」等等。直到後來假象被戳破，父親對她失望至極，沈安姁跑來跟她道歉，說是丫鬟笨手笨腳，沒把詩稿收好，讓父親看到了。而她是當著父親的面做的，沈安姁在前，她在後，她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，被禁了一個月的足，罰抄《女誡》百篇。

安容想著過往，臉上感覺到一陣冰涼，手輕輕一抹，竟不知什麼時候哭了。父親那麼疼她，她卻為了所謂的虛榮、為了得到他一句誇讚而欺騙他，老天爺怎麼不降道雷劈了她！

聽了安容的話，沈安玉的眼神微微變化。

安容不說，她竟沒發現，她一直以為府裏除了病秧子六妹妹詩詞比她好外，沒人比得過她，沒想到還有一個沈安姁，好個三姊姊，她差點就被糊弄了。

沈安姁暖筒下的手攢緊，心想著五妹妹看著溫婉，其實妒忌心比誰都強，她不戳破、不妒忌四妹妹是因為她知道四妹妹早晚會身敗名裂，不足畏懼，她反而對她們顧忌得多。

她穩住心神，笑道：「那是父親誇讚四妹妹妳的，一樣的詩詞，父親若是高看我一眼，絕對會高看妳兩眼。」

沈安玉聞言眼神總算是溫和了許多。

安容不在意地笑道：「不管高看幾眼，誇讚的都不是我，我可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不過打心眼裏說，我還是覺得三姊姊妳的詩詞好些，雖然辭藻不比五妹妹的華麗，但是詩風溫婉，比較合父親的愛好，每回用三姊姊的詩詞，父親的賞賜總

會多一些。」

沈安玉皺了皺眉頭，心裏很不舒坦，畢竟被一個不懂詩詞的人說比不上另外一個，她高興得起來才怪。可安容說的又都是真的，看來她真是被沈安姁騙了，沈安姁這樣有才還伏小做低，別是想一飛沖天才好，要真是那樣，別怪她把沈安姁的翅膀給折了！

沈安姁握緊拳頭，臉上不由顯出急切之色，「四妹妹，每回為了讓妳討得父親歡心，我都絞盡腦汁，妳這樣給我戴高帽子，下次我做不出來妳可別——」

安容朝她走過去，一臉後怕地推了她一下，真誠道謝，「我知道三姊姊妳為了我盡心盡力，這份情我一直記著呢，每回從父親那裏得了好東西我都先給妳，妳可別做不出來詩啊，不然我罪過可就大了。其實妳作詩好一點也沒什麼，五妹妹的舞跳得最好，大姊姊的琴彈得最棒，就數我一樣不成，我這什麼也不會的都不急，妳這會兒倒急上了是何道理？」

沈安姁的臉色柔和許多，沈安玉的臉色卻更差了。她自認為琴棋書畫、詩詞歌賦都是最好的，沒想到只有跳舞沒人比得上，可又不能表露出來，自己學藝不精，還不許別人厲害？

見她們這樣，安容心裏才舒坦。以前是她傻，竟然沒看出來一個個都這樣會藏拙，把大夫人的心尖肉哄高興了，再從她這裏哄好東西去換成銀子，哪怕被大夫人剋扣月錢也不用心疼，有她這冤大頭在呢。

這一世她倒要看看她們能不能過得跟上輩子一樣舒坦！

沈安姁看安容的眼神多了絲探究，安容這番話好像是成心挑撥她們的關係，可瞧著又不像，得罪了她們對她沒好處，再說她也沒有那個心計手段，難道只是巧合？

沈安姁不著痕跡地撇了沈安玉一眼，知道她心裏起了疙瘩，得想辦法抹平才成，見安容要去看挖梅雪，便拉著安容道：「那有什麼好看的，都是泥土，一會兒挖好了，叫下人送玲瓏院去就是了，妳昨兒不還想瞧瞧五妹妹給母親準備的壽禮嗎，可漂亮了。」

安容就這樣被推著進了蒹葭閣。

與玲瓏閣相比，蒹葭閣冷得多，一樓只放了一個炭盆，丫鬟凍得直哈氣。

上到二樓只覺得暖和許多，因沈安玉住樓上，炭盆多放置於此。

蒹葭閣裏的物什大多還是安容當初住著的時候的擺設，這些都是她從庫房裏和娘親的陪嫁裏挑出來的，因為阮嬾嬾說裏面恐怕藏了晦氣，因此她沒敢要，如今想來，阮嬾嬾的心向著的從來不是她。

安容想到了喻嬾嬾，十歲以前都是喻嬾嬾照顧她。有一次喻嬾嬾值夜的時候窗戶沒關，讓她受了寒，病了半個月，大夫人一怒之下把喻嬾嬾貶去莊子上，換了阮嬾嬾來伺候她，打那時候起她就變得格外的大方懂事，和姊妹們關係融洽，深得老太太和爹爹的歡心，爹爹常說阮嬾嬾比喻嬾嬾稱職，貼身伺候的嬾嬾一定要選好。

喻嬾嬾照顧她照顧得不好嗎？至少喻嬾嬾心是向著她的，且喻嬾嬾照顧她時她

也沒凍著過，唯獨那一次她病得昏昏沉沉，醒來時就已經換成阮嬾嬾了。喻嬾嬾對她要嚴格得多，她看書不認真，喻嬾嬾就在一旁說教，說她娘在的時候如何苦讀用功，她嫌煩，見父親對喻嬾嬾生了氣，把人貶去莊子上，她心裏高興，想著把喻嬾嬾晾一段時間也好，省得喻嬾嬾老是約束她，後來阮嬾嬾對她噓寒問暖，關懷備至，她對阮嬾嬾很滿意，就把喻嬾嬾給忘了。要是喻嬾嬾在，她估計就不會養成這樣大手大腳、一擲千金的習慣，更不會因為鬧鬼就把蒹葭院讓出去吧？得想個法子把喻嬾嬾接回來才是。正想著呢，沈安姁就拉了她一把，朝東邊的繡房走去。繡房佈置得很雅致，不輸她玲瓏閣的繡房，裏面各色絲線俱全。沈安玉的針線活很好，她已經坐在那裏開始忙活，繡的正是壽字，雙面繡的〈百壽圖〉，一個月後在大夫人的壽宴上大放異彩。四年前大夫人還特地請師傅來教她們針線，師傅對她們很嚴格，她因為戳破手指，跑去找大夫人哭訴，大夫人心疼她，就說：「既然不愛學，那便不學了，叫丫鬟去學，等將來出嫁的時候帶兩個繡娘去，不必都自己會，不過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可得學仔細了，不然妳爹那兒沒法交代。」她不信以大夫人的精明會不知道她詩詞歌賦是在作假的，只能說珠環翠繞如繩索，錦衣玉食是砒霜，大夫人是要把她養歪。沈安玉見安容望著繡品發呆，繡了兩針才道：「我每日繡上兩個時辰，繡了快三個月了。四姊姊，妳給娘準備了什麼壽禮？怎麼又發呆了？」安容見她飛針走線，有些恍惚地道：「只是忽然有些感動，天寒地凍的，一坐兩個時辰，手都要凍僵了，母親可捨不得我吃這個苦。五妹妹也得顧著點身子才是，傷了身子和眼睛，母親該傷心了。」沈安姁則在一旁道：「四妹妹，府裏誰都知道母親最疼妳，便是五妹妹都比不過，妳倒是說說妳給母親準備了什麼壽禮？」安容羞愧地撓著額頭，嗔怪地看著沈安姁，「明知道我這榆木疙瘩的腦袋想不到好主意，還故意打趣我。其實好主意也不是沒有，可是我是心有餘力不足，想給母親繡個〈萬壽圖〉，估計從現在繡，等我老了勉強能送出去。」這一番話逗得沈安姁大笑，「妳倒是真有自知之明，存心把五妹妹給比下去呢。」安容昂了昂脖子，「為什麼不能比？怎麼說母親對我也是呵護備至，只是我一時想不到好主意罷了。」沈安姁捂嘴一笑，眼角餘光瞥了沈安玉一眼才道：「要是五妹妹不怪罪我，我倒是可以給四妹妹妳出個好主意。」沈安玉嗤笑一聲，「妳要是真有好主意能幫四姊姊壓我一頭，我也認了，誰叫我腦袋瓜不比妳靈活呢，妳倒是說說看是什麼好主意啊。」沈安姁笑了笑，輕輕地撫摸沈安玉的繡圖，笑道：「四妹妹針線活不行，可是四妹妹有錢啊，母親三十大壽，用黃金鑄三十個大小、形狀不同的壽字，可不會比五妹妹妳辛苦了三個月的壽禮差。」

沈安玉的眼睛亮了起來，放下針線要去看看沈安姝的腦袋瓜是怎麼長的，竟然看了她的百壽圖就想到這樣的好主意，生生蓋過了她。

一旁的安容並不激動，前世她照著做了，花了整整兩千兩銀子，大夫人很高興，讓玉錦閣給她打了套頭飾，沈安玉羨慕得拽著大夫人撒嬌，最後也得了一套。

沈安姝則在她拿到頭飾的時候跑來邀功請賞，她一高興就把首飾盒搬出來隨她挑，如此一來皆大歡喜，誰都開心了。

沈安姝躲到安容身後，嘟囔道：「我只是忽然靈感來了，比不得五妹妹妳，妳別抓我了，說好不怪罪我的，不許妳出爾反爾。」然後搖了搖安容，「四妹妹，妳倒是說說，這主意好不好啊？」

安容不動聲色，只道：「這樣的主意我能說不好嗎？早知道妳有好主意，我還費勁想什麼，腦袋都想疼了，我得好好謝謝妳才是，要不，我給妳從玉錦閣買套頭飾做謝禮吧？」

沈安姝心裏一樂，想著四妹妹還是一如既往的大方，只是當著五妹妹的面，五妹妹肯定不高興，玉錦閣的頭飾精美，可不便宜呢。她忙道：「妳我是姊妹，我幫妳是應該的，說謝禮就太見外了。」

安容也一樂，這可是妳自己不要的，當即笑道：「也是，親姊妹之間談謝字是不太好，那我就給三姊妹妳好生行個禮吧。」說著，盈盈福身，笑得甜美，「多謝三姊妹。」

沈安姝也沒在意，扶她起來。

丫鬟端茶來，安容喝了半杯，就有小丫鬟來稟告，「四姑娘，四罈梅雪都挖出來了。」

出了蒹葭院，安容遠遠的就見到三個婆子彎腰弓背抱著梅雪罈子準備回玲瓏院，走得小心翼翼，路上清掃落雪的丫鬟紛紛避讓。

安容走得很慢，她不急著回玲瓏院，一雙清澈的雙眼四下張望，臉上掛著恬淡的笑容。

她專門挑有雪的地方落腳，因為她喜歡那種在雪裏印下深深的腳印的感覺，有時候一腳連著一腳，有時候會蹦著走，走得橫七豎八，歪歪扭扭的，偶爾還會忍不住調皮地用指尖輕彈低矮樹枝上的雪，不等它落下就趕緊跳遠，然後一眨不眨地看著雪落下。

安容很多年不曾這樣快樂而無拘無束地嘻笑玩樂了，小時候渴望長大，等長大了才知道小時候的生活多麼地難能可貴。

在歡笑聲中，那縈繞在心頭揮之不去的疼痛和陰霾都消散了三分。

秋菊和芍藥跟在後面瞧著，不忍打擾安容的雅興，可是天色漸晚，該回去用晚飯了。

安容有心想趁著晚霞堆雪，可實在是太冷了，只好打消這念頭，心想著回頭得嘗試著做個手套出來，那樣玩雪才有趣。

哈了好幾口熱氣，她方把手套進暖筒裏，邁步朝前走。

很不巧，她剛走到一株老槐樹下就聽到啪嗒一聲，一個雪白色的東西在她跟前落下，伴隨而來的是一片大雪還有一聲清脆的歡呼聲——

「打中了，我打中了！」

雪停了，安容雖繫著斗篷，但沒有戴上帽子，這會兒雪掉下來直往她脖子裏鑽，冷得她直打哆嗦。

芍藥忙幫安容掃掉雪花，秋菊則在四處張望，見到一個小男孩歡呼著跑過來，似乎是知道自己闖了禍，又趕緊掉頭跑走，便呵斥一聲，「站住！」

安容轉身就見到一個穿著青色裙襖的丫鬟疾步走過來，一把扯掉小男孩手裏的彈弓，直接丟到湖裏去，摟著他上前跪下——

「奴婢知錯了，還請四姑娘饒了奴婢和五少爺，」丫鬟的聲音帶著顫抖和懼怕。

芍藥幫安容把斗篷戴好，安容則看著跪在地上害怕得不敢抬眼的小男孩，這是她的庶弟沈安淮，今年七歲。

安容注意到他拽著衣服的小手因為玩雪凍得通紅，呼吸間鼻子似是有些阻塞，耳朵上還長了凍瘡，眉頭不由一皺，掃了那丫鬟一眼。

她邁步走過去，沈安淮嚇得直往丫鬟後面躲，丫鬟更膽小，差點哭出來，一個勁地說自己知錯了。

安容不耐煩地呵斥她一聲，「妳是有錯，都到快吃晚飯的時辰了還縱容五少爺出來玩，看這臉跟手凍的，妳是怎麼當差的！」說著把沈安淮拉起來，幫他拍掉衣服和頭髮上的積雪，柔聲問：「凍壞了吧？」

沈安淮怔怔地看著她，眸底有怯意，不過還是抵不住她溫暖的手，點了下頭，「冷。」

安容摸著他的手只覺得跟摸冰塊似的，不由得眼神一沉。

原來丫鬟就是這樣照顧他的，難怪前世他會夜裏高燒不退，生生燒壞腦子，叫一個活潑少爺變成了一個傻子。

「跟姊姊去玲瓏院。」安容牽著他朝前走。

沈安淮回頭看了一眼，指著丫鬟道：「她呢？」

安容冷著臉道：「讓她跪夠半個時辰，也體會一下被凍著是什麼滋味！」

丫鬟嚇得臉色蒼白，連連求饒。

芍藥冷哼道：「亂吼亂叫地惹姑娘心煩，再罰妳跪半個時辰。」

丫鬟當即不敢再說話，唇瓣抵得緊緊的，暗叫倒楣，只盼著一會兒別下雪才好。

秋菊手裏抱著一隻雪白的鴿子，那是沈安淮方才用彈弓打下來的。鴿子腿上受了傷，又挨了凍，連動彈的力氣都沒有。

秋菊同情地摸著鴿子的毛道：「還活著，一會兒叫廚房殺了給姑娘燉湯喝。」

沈安淮大著膽子把白鴿抱了過來，緊緊地摟在懷裏給牠哈氣，然後看著安容，「我是瞧見牠有傷，怕牠沒力氣飛回家會凍死在外面才追了一路把牠打下來

的，能不能不吃牠？」

安容摸了摸鴿子，笑道：「牠只是受了傷，又凍著了，一會兒給牠抹些藥再餵些吃的，擱在暖屋裏不會死的。」

沈安淮這才放心，跟著安容邁步進玲瓏院，一雙烏溜溜的大眼滿是好奇，四處打量，臉上忍不住揚起一抹滿足的笑。他知道府裏最漂亮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玲瓏院，他以前也偷偷來過，只是在院門口就被丫鬟轟走了，轟了兩次他就不敢來了，沒想到四姊姊會帶他進來。

梅樹下有婆子在挖坑，安容瞥了一眼就進屋，吩咐小丫鬟，「去煮碗薑湯來。」上了二樓，一個年約三十七、八的婦人迎上來，急切地道：「總算是回來了，聽說姑娘撞了腦袋，奴婢擔心得都坐不住了。可還疼？老太太沒給姑娘找大夫嗎？要不要稟告大夫人一聲？」

一連串的擔心撲面而來，安容本該熾熱的心此刻卻冰涼一片。

她摔跤後在床上睡了兩個時辰，會沒有小丫鬟去稟告阮嬤嬤嗎？查她娘的陪嫁帳冊比她的身體還重要嗎？

安容坐下了下來，冬梅給她倒了茶，她啜了一口，還沒說話阮嬤嬤就皺眉——「五少爺七歲了，怎麼還來姑娘的閨房？」

沈安淮一聽，腳步當即停住，怯怯地看著安容，不敢說話，直到安容招手他才近前。

安容給他倒了杯茶才回道：「他才多大，大哥也常來我屋子裏，卻沒見妳這樣攔著過。使丫鬟去告訴三姨娘一聲，就說晚間五少爺在我這裏用飯，等吃過飯再送他回去，還有叮囑她兩聲，把那些不盡心伺候的丫鬟打發了，凍壞五少爺，我會把她院子裏的丫鬟全杖斃。」

聞言，阮嬤嬤忍不住多看她兩眼，想著四姑娘今兒怎麼這般怪異，竟然關心起庶弟來。

芍藥拿了藥和紗布要幫鴿子上藥，這才發現鴿子腳上綁著一個小竹筒，不由詫異道：「這是信鴿呢，身上還帶著信。」她把小竹筒取下來遞給安容。

安容也不扭捏，打開一看，紙條上沒寫什麼，只有兩個字——平安。

「是封報平安的信，不知道是送給誰的。」安容惋惜地道，見鴿子可愛，忍不住點了點牠的腦袋，「連自己的平安都保不住還幫別人報平安，也不知道你這信是送給誰的，天寒地凍的，你就安心地在我這裏養傷吧，等天放晴了再放你走。」

很快，丫鬟就端了薑湯上來，安容讓沈安淮全喝完。

他皺著張小臉想說不喝，偏又不敢，硬是捏著鼻子灌了下去。

喝完薑湯，丫鬟端了飯菜上來，掀開食盒，一股飯菜香撲鼻而來，勾得人肚子裏的饞蟲直翻滾。

安容看著桌上色香味俱全的飯菜，忽然鼻子一酸，覺得好像自己許久沒有吃過飯了。

沈安淮雙眼冒光，直嚥口水，可安容沒動，他不敢下筷子。

安容失笑，前世她與這個弟弟接觸不多，因為年紀小，大夫人怕他鬧著祖母，只許他初一十五去給祖母請安，所以她只見過寥寥數面，後來他發燒燒壞了腦袋，變得呆呆傻傻的，她就更不樂意見了。

庶出的少爺變得呆傻有辱侯府名聲，當時屋子裏的丫鬢杖斃的杖斃，發賣的發賣，要不是三姨娘還得照顧他，估計都要活活打死，畢竟與侯府子嗣相比，一個姨娘的生死無足輕重。最後留了三姨娘一條命，帶著沈安淮去了莊子上住，是生是死她就知道了。

「餓了就吃，喜歡吃什麼菜自己夾，在姊姊這裏不必拘束。」安容給他夾了個蝦仁。

沈安淮點頭如搗蒜，笑得一臉燦爛，倒是很懂禮貌地給安容夾了塊臘肉，脆生生地喚了一聲，「四姊姊吃菜。」再然後便忍不住嘴饞吃起來。

安容問起他午間吃了什麼，聽他回答青菜、醃蘿蔔，當即臉色微沉，「沒有肉嗎？」

「青菜裏有肉，只是沒有這個多。」沈安淮指著桌子上的青菜道，眼裏都是羨慕。

安容臉更沉，暗罵道：難怪五弟會這樣消瘦，即便是庶出也該有一葷三素，炒青菜裏加幾塊肉丁能叫葷菜嗎？

大夫人這樣作踐爹的骨肉，只圖面子上好看，若是五弟沒事，爹過世的時候他也有八、九歲了，怎麼會不能承襲爵位，害爵位被二房搶了去？

安容壓下怒氣，心疼地給他夾菜，眼角一瞥，見到秋菊眼裏的鄙夷，眼神又冷三分。

一個丫鬢也敢鄙夷做主子的！安容夾著菜，撇了秋菊一眼，「早前不是說讓半夏把送折枝梅得的賞賜拿出來去買酒席吃嗎，去吧，不用在這裏伺候了。」

秋菊一愣，她說那話的時候姑娘不是睡著嗎，姑娘怎麼會知道？

半夏望了眼秋菊，眸底微慍，惱她在姑娘面前嚼舌根，忙上前要說話。

安容根本不給她機會，「下去吧，天冷了，許妳們喝兩口酒，夜裏不用伺候了。」

半夏只好乖乖的和秋菊下樓。

安容見她心不甘情不願的樣子，嘴角劃過一抹冷笑。

不愛財又怎麼會被人收買？秋菊是大丫鬢，往常得賞賜的機會比半夏多，她就是要讓半夏知道二等丫鬢不及大丫鬢體面，在她面前說話也不管用，她不信半夏不會生出奪權的心。

接著，安容眼角掃向冬梅，不經意地笑問：「把衣裳給大姑娘送去，得了多少賞賜？」

冬梅撲通一聲跪下，嚇得臉色蒼白，「是春蘭說要讓大姑娘先試試衣裳再決定幫不幫姑娘的，奴婢不敢壞姑娘的大事，這才……」

「怕什麼，我又沒有責怪妳。」安容風輕雲淡地笑著，「一套衣裳頭飾而已，我只問妳得了多少賞賜。」

冬梅有些摸不准安容在想什麼。衣裳不是送給了大姑娘嗎，姑娘怎麼會好奇她得了多少賞賜？大姑娘的東西姑娘又瞧不上，更何況是賞賜給她的。

「一對銀耳環。」她如實回道，還把隨身荷包交了上去。

安容把荷包打開瞧了一眼，兩只銀耳環，差不多五錢銀子的樣子，不過這可比五錢銀子更得人心，女兒家愛美，每天都會對鏡梳妝，看到耳環就會想起來誰對她好。

說到送禮，她到底不如沈安芸會收買人心，她今天送給沈安芸的那一套裙裳與頭飾足夠打幾百對這樣的耳環了。

把耳環丟給冬梅，安容放下筷子，見沈安淮立刻擱下啃了一半的鴨骨頭，失笑道：「我又不是祖母，她老人家一放筷子咱們小輩就不能吃了，我是你四姊姊，不用講那麼多規矩，不過吃多了，一會兒多在屋子裏走兩圈消消食，不然夜裏會睡不著。」

沈安淮連連點頭，又繼續吃起來。

此時，一個小丫鬟自珠簾外走進來，福身道：「四姑娘，三姨娘來了。」說完見安容點頭，便出去把三姨娘領上二樓。

三姨娘穿著一身桃紅襖，下罩碧水裙，生得體態婀娜。

她見沈安淮吃得開心，安容沒有生他的氣，一顆因為擔心而七上八下的心安定了，可想著五少爺到底年紀小，一見到吃的就忘了她教的規矩，忙快步上前。

沈安淮見她來了，趕緊起身，倒沒有行禮，只親暱地喚了聲，「姨娘。」

三姨娘是妾，半主半僕，沈安淮雖然是她生的，卻是主子，三姨娘要給他行半禮。

她的目光再次落到安容身上，「五少爺調皮，衝撞了四姑娘，奴婢代他給姑娘賠不是。」

「姨娘，四姊姊沒有怪我，」沈安淮高興地道。

安容站起來，看了三姨娘幾眼，見她臉色蒼白，眉頭皺了下，「三姨娘病了？」她苦澀地點點頭，「夜裏受了些涼風，有些咳嗽，怕過了病氣給五少爺才疏忽了……」

「姨娘屋子裏有酒嗎？」安容冷不丁地冒出這麼一句。

三姨娘愣在那裏半天才搖了搖頭，「奴婢不喝酒。」

安容點點頭，吩咐芍藥，「拿一壇上好的酒給三姨娘送去。」說完，見三姨娘茫然地望著她，她冷著臉道：「五少爺瘦成這樣，夜裏又冷，要是丫鬟照顧得不盡心，只怕會發燒，那會兒大夫人睡了，沒人敢打擾她，沒得耽誤病情。若是五少爺真的發燒，就用帕子浸濕酒給他擦拭身子，我不想見到府裏有孩子發燒燒壞腦子。」最後一句話，她說得有些凌厲。

三姨娘一怔，再看沈安淮消瘦的身子，心裏忽然升起一抹恐懼來。

安容沒有理她，轉而看向沈安淮，「我送你筆墨紙硯，天冷乖乖地在屋子裏看書識字，等爹爹回來教考功課，你要是得了誇讚，我讓大哥帶你騎馬，那可比玩彈弓有趣得多。」說完，她又吩咐芍藥準備狐毛斗篷和一些有用的物件給他

們。

沈安淮的眼睛亮了起來，比夜裏的星空還要耀眼，一副恨不得立刻就能騎馬的模樣。

三姨娘心裏震驚，還有些欣喜若狂，恨不得給安容跪下磕頭。

四姑娘對誰好，那就是掏心掏肺的好；若是對誰不好，那可是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差，沒想到五少爺能得四姑娘的賞賜。

芍藥直接怔在那裏，半晌沒回過神來。

四姑娘摔了腦袋後就越來越奇怪了，以前對大姑娘她們大方是因為有求於她們，可對五少爺這樣好做什麼？

等三姨娘帶沈安淮走後，阮嬾嬾忍不住道：「好好的，姑娘怎麼對五少爺這樣好？」

安容把玩著九龍環，頭也不抬地道：「那是我弟弟，我對他好不應該嗎？嬾嬾不是常教我要和府裏姊妹相處融洽嗎？我以前送大姊姊和五妹妹的東西可比這多得多，還更加珍貴，也沒見妳問一句為什麼啊。」

阮嬾嬾啞口無言，見安容抬頭看了她一眼，眸底含了質疑，她背脊一陣涼意劃過。

安容讓她下去，最後只留了海棠伺候。

海棠端著熱茶上前，輕聲道：「姑娘喝口茶暖暖身子，夜深了，姑娘該歇息了。」

安容接過茶盞，隨口問道，「海棠，妳說一場夢什麼時候會醒？」

海棠望著安容，笑道：「天亮了就會醒，也有作噩夢的時候，會忽然驚醒。」

「妳說我現在是不是在作夢呢？」安容有些惆悵，她都快分不清現實和夢境了。

海棠捂嘴一笑，「姑娘真該睡下了，竟說胡話，這怎麼會是夢呢，哪有人作夢的時候知道自己是在作夢的？都是醒了之後才知道的。」

安容不敢睡，她明明已經死了，卻回到七年前，她怕自己一覺醒來會在奈何橋上排隊喝孟婆湯。

然而再不願也抵不住哈欠，安容梳洗了一番，終是上了床，卻依然久不能寐。